

儿童文学

淘·乐·酷

为感谢广大萝迷对本书的支持，
随书赠送“萝铃魔法手记”&“壹索魔力手账”！

第五部 默者的警示

萝铃的魔力

Luolingdemoli

上

● 陈柳环 著



NLIC2970834268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五部 默者的警示

梦铃的魔力

Luolingdemoli

上

●陈柳环 著



NLIC2970834268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默者的警示: 全2册 / 陈柳环著. —北京: 中国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

(萝铃的魔力)

ISBN 978-7-5148-0923-7

I. ①默… II. ①陈…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0420 号

LUOLING DE MOLI
DI WU BU
MOZHE DE JINGSHI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徐德霞
责任编辑: 王 苏
插图: 寄居蟹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著者: 陈柳环
美术编辑: 高 煜
责任印务: 任钦丽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h t t 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3.375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72 千字

印数: 54000 册

ISBN 978-7-5148-0923-7

定价: 38.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539)



《萝铃的魔力》1-4部

剧情回顾

萧龙星球总统的女儿萝铃出生后不久肩膀上就出现了茉莉花胎记，这是墨夷家族吸灵者的特征。这时巫术族公布了一个预言：萧龙种族诞生了一个强魔力者，天生带有一朵茉莉花，总统夫人不得不将萝铃送到没有魔力的地球去。十三年后，萝铃回到了萧龙星球，她学会了魔法，强大的魔力呼之欲出。与此同时，一件又一件关于魔力和灵魂的诡异事件在她身边发生，她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寻找真相的征程。

战争时代的黑信封出现了，萧非女王竟然是靠着黑魔法统一了萧龙星球，并登上女王的宝座！萧龙种族越来越难于掩盖这个可怕的惊天大秘密。

萝铃的强大魔力很有可能使她成为一个破坏者，要抑制这种疯狂的魔力，就需要寻找到“秘方”。而这个所谓的秘方却只是名里先生留下的令人费解的话语。

被黑魔法师推落悬崖的萝铃和纪伦身受重伤，魔族的神医虽修复了他们的躯壳，却没法让灵魂重新回到躯壳里，不得已，莫明、利夏和壹索前往茉莉花岛向墨夷家族求助。墨夷家族答应提供援助，但有条件，即利夏退出总统竞选，以及萝铃要伪装成魔力神信使探访各魔力种族，她要寻找到秘方和财富之门。

萧龙种族拥有魔力的秘密被揭发、太史家族突然拒绝安保工作、异世界秘密潜入萧龙星球、魔力起源研究会秘密进行着非法活动……整个萧龙星球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得到力量抗击接踵而来的危机，萝铃和她的同伴们开始了探访之旅。旅程中，萝铃接触到魔力神的信物，感应到了魔力神生命的余响，寻找到了财富之门，而五个强魔力者都浮上了水面。最终，壹索揭露了一个又一个秘密、阴谋，这些秘密和阴谋都和墨夷家族息息相关……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坠落的默者
014	第二章 战争背后
030	第三章 壹索的房间
053	第四章 鸟灵的国度
072	第五章 沉默的亚德
086	第六章 黑夜幻影
106	第七章 萧龙政府的秘密部门
120	第八章 难以澄清的质疑
141	第九章 “一只小鸟”的撞击
151	第十章 迷失灵魂和镜空间
163	第十一章 东磁商业区偶遇
179	第十二章 疑似默者
196	第十三章 警察部代理副部长



第一章

坠落的默者

干已很清楚，纭衡并没有昏死过去，只是发了或者可能要发轻度的心脏病，为了不让他真的死去，干已停止了一切折磨他的手段，让他得以舒舒坦坦、有条不紊地恢复。

干已转向纭平，自然而然地露出怜悯的模样。

纭平一看见干已这副模样感到既厌恶又痛苦，他马上闭上了眼睛，就和他看见纭衡被折磨得面目全非时一样。

“最近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干已感慨着，“内心坚强，但身躯脆弱的人到底能承受多少次心脏病发作？所以，我很后悔没记录下纭衡这几年来发作的次数。也许你有记录……你有吗，纭平教授？”

纭平缓缓睁开眼睛，内心已麻木到目光毫无意味地望着对面这张丑陋的脸，脑海里冒出的答案是：怎么可能有！然而，他感到害怕的不是他的答案，而是这个问题。出现了变化！虽然不知是好是坏，但他可以肯定此人绝对不会给他带来好的变化。莫名的恐惧引发了身躯的反应——颤抖。





“你冷吗？”干已脸上的笑容毫不掩饰内心正酝酿着一个可怕的念头，“要不要我给你一床被子？”

纭平不想回应，却必须得回应，因为他深知不回应的后果非常可怕，于是他摇了摇头。如果冰冷可以带走他的意识该多好！如果心脏病发作可以带走纭衡的生命该多好！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悲苦的笑容。他希望这世上呼吁坚强面对困苦的人能理解他的懦弱和妥协，因为这世上的确存在无法抗争的困苦。他是一个多么不幸的人啊！

“我知道，你那充满智慧的大脑正在繁忙地工作。”干已说，“非常遗憾，纭平教授，世炎说你是巫术族的骄傲，但我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为巫术族保存这个骄傲。你的最后期限到了……我给你十分钟让你那聪明的脑袋瓜思考一下：什么是值得珍惜的？例如生命，例如你爱的人的生命。希望我回来时你已经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他走近纭平，右手拍了拍那骄傲的肩膀，就好像是一个善意的鼓励。

纭平直愣愣地望着幽灵的身影离开了这个潮湿、污浊、恶臭的地狱。可以想象，这个披着人皮的幽灵正露出得意扬扬的笑容，因为他通过蹂躏猎物而得到了快感。

不过，现在可不是纭平想象或是仇恨的时刻，他甚至不能幻想有朝一日会出现报仇雪恨的情景。十分钟！他必须用这非常宝贵、非常短暂的时间来思考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他是个毫无情感和理智的生物，必然无需任何思考就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凭唯一的直觉。此刻是不是在内心深处强烈地憎恨自己竟然是人类这种高等生物呢？绝对是！纭平甚至想自我了断，这个念头已经出现太多次了。阻碍他这个念头成为一个行动的原因不是他的理智，而是情感。他悲痛的目光投向维系他情感的人。纭衡的神情和目光足以让纭平的理智彻底崩溃，完全被情感所征服。

“你觉得怎么样？”纭平关心地问。

“我觉得我快死了！”纭衡的语气非常肯定。



自从被关进幽灵族的监狱里以来，纥衡几乎天天用肯定的语气表明自己快要死了；虽然显而易见这只是一种懦弱的心理，但纥平只能十分无奈地愤怒以及十分溺爱地妥协。

“你不会死的……”纥平安慰道。

“不，大哥，这次是绝对要死了！”纥衡神色恐慌。他动作敏捷地靠近纥平，双手用力地抓着兄长的手臂，完全不像一个刚刚才心脏病发作的人，“干已这次是认真的，你没听到他说他没耐心了吗？连世炎也不会保我们了，十分钟后我们就死定了！大哥！”

纥平除了外表的忧伤，还带着一种绝望的心情拍了拍弟弟的手背，说：“被关进来的第一天我就已经意识到我们不会有活着离开这里的机，不是吗？纥衡，活着只会多受折磨而已……”

纥衡露出了怨恨的目光。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那如烈火般燃烧的目光显得如此夺人心魄。这目光让纥平感到如利刃插心般的剧痛。

纥衡松开了抓着兄长手臂的双手，低垂着头，阴沉得可怕的声音在地狱里响起：

“这一次轮到我了，是吗？先是父亲、母亲，然后是你的妻子，现在终于轮到我了。你说错了，不，你是故意这么说的，以为可以欺骗我——不是‘我们’，而我从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意识到不会有活着离开这里的机会。他们绝对不会让你死的，因为他们指望着你给他们更多的信息；而你绝对不会全部告诉他们，因为这样你才能活得更久。我想，即使他们抓住了你的儿子，在你的面前折磨他，你依然会不为所动的。”

随着这段话结束，纥衡向兄长投去鄙视的目光。

纥平没有发现纥衡的目光，因为他的眼睛望着的是一只驻足在牢门前的尖嘴，尖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当纥衡说完，纥平发现这些语言改头换面般成了一个个钻心咒，深入他的内心迅猛地攻击，连绵不断的疼痛感丝毫没有减弱或停止的迹象，反而是心脏慢慢麻木地接受





了。他沉默不语，连自己也不明白是自己在享受疼痛还是被眼前的鼠类吸引住了，直到尖嘴突然移动了……

其实，每天24个小时纥平都在思考同一个选择题，看似他每天都在要求的时间里给出了选择，实际上是他放弃了选择。他的内心被选择题煎熬着，痛苦的程度丝毫不比现在遭受“钻心咒”的攻击轻。突然有一天，他渴望上帝能够帮他做出选择，漫长的等待后，上帝回应了他的渴望——一只尖嘴的未来。

就在尖嘴迅速地叼走碗里的一块面包后，纥平听到了预见它的未来的声音：“哦，它终于偷到食物了，它的孩子终于不用饿肚子了！明天它仍然能像今天一样偷到一块面包。不过，遗憾的是，后天它就被人类打死了，而它那幼小的孩子会被活活饿死。”声音停止之后，纥平似乎看见了一只被棍子连续击打之后流出鲜血的尖嘴流露出的哀伤的目光。

这似乎就是纥平的未来！他不由得颤抖了，不是因为害怕他要结束生命，而是因为他爱的人也要跟着他一起结束生命。

这时，纥衡鄙视的目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惊慌的目光。

“干已就要来了！大哥，你真的要我死吗？”他恐惧地问。

“不，你不会死！”纥平的内心如暴风袭击的大海般翻腾。这样的决定因泯灭良知而痛苦不堪，不过，重创后必有新面貌、新出路，也就有了些许欣慰感。

虽是简短的一句话，但纥衡知道兄长做了一个重大的“好决定”。他的内心十分愉悦，第一次面带笑容迎接幽灵的出现。

“怎么样？想好了吗？”干已盯着纥平。

“是的，是的，干已族长，已经想好了，已经决定了！”纥衡迫不及待地说了。

干已略显惊讶地望向纥衡，欣喜之色在他绿色的眼睛里延展开来。

“哦，是吗，看来你终于想明白了！纥平教授，这是‘明智的



选择’！”他甚至想要给这个被他严刑拷打了几年的人一个热烈的拥抱。

在命运的安排不尽如人意时，纪平当然想用深沉的低音发出一声长长的“不”，但为了避免命运不高兴给予他毁灭性的打击，他只得用听天由命的神气叹息着说一声：“唉！”

干已将这种哀叹理解为是肉体上的，便急忙吩咐人奉上美食佳肴供降服的犯人享用。之后，纪平接触到了久违的洁净的水，将一个体面的人不应有的污浊冲刷掉，代价是他的心灵进入了声名狼藉的魔界。纪平确信，他不管如何尽力，永远也不可能适应毫无良知的人所过的那种充满罪恶感的生活。他哭了！眼泪混着从身上流下来的又脏又臭的水，一起坠入阴森的暗沟里。

夜晚，躺在一张舒适得感觉不真实的床上，纪平无法入睡。即使他竭力让自己的大脑去回忆甜蜜的过往或是畅想美好的未来，还是抑制不住“地狱”的烙印迅速淹没他的一切。虽然他已经回归人类的世界，此时此刻他透过窗户就能看到城市的灯光和天空的星光，但在他眼前最清晰的景象却是幽灵筑造的“地狱”。

这个监狱位于星球的何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透过牢房的任何缝隙向外窥视，看到的不是漆黑一片就是火红一片，日日夜夜在囚牢前来回巡逻的都是尖脑袋、绿眼睛、面无表情的守卫。

早晨，纪平穿上了那件他面对学生时穿的西装，站在镜子前面，第一次觉得这并不符合他现在的形象。但他还是强忍住想要破坏的冲动，迈开大步，走出房间。然后，他被守在房门外的幽灵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里。

这是一个刻意遮挡了阳光的阴暗房间——幽灵最喜欢这样的空间。一双十分熟悉的、绿色的幽灵眼睛太引人注意了！和干已在一起的是巫术族的族长世炎。他们都面带笑容地望着纪平，那么自然，甚至让人认为那是百分百的真诚，毫不掺杂虚伪和奉承的意味。纪平明白





那是因为他们正在面对着自己的同类。

世炎的双手紧握住纪平苍白、干瘦的手，感慨道：“纪平教授，你受苦了！”

“噢，是的……”纪平苦笑。

“最重要的是人要从苦中懂得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干已仿佛解释似的说。

“纪平教授，你开创了一个新的巫术族，而巫术族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世炎仍不愿意松开双手，好像害怕失去些什么，“你觉得为什么会有某些人具有某种天赋？”纪平摇了摇头。“你的意思是不知道还是不愿意回答？嗯，我就当作你不愿意回答，因为我相信你一定有答案。而我觉得，这是被赋予的开拓能力。这么多年来你选择沉默是错误的，应该利用你的能力为巫术族服务，而巫术族是为萧龙星球的未来服务。你觉得呢？”

纪平再次苦笑。一个被征服的人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虚伪的客套话已经足够了，该行动了！世炎放开了纪平的手，然后用委婉的语言索取他的战利品——纪平的天赋。

干已不屑于任何伪装，他一向强取豪夺，既然纪平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就证明他已经完全属于他。难道干已会对一件从属品客气吗？

“必须今天就要解决这件事，我可没有耐心了！”干已阴郁着一张脸，他说前半句话时看着纪平，而说后半句话时看着世炎。

令纪平预料不到的是，干已说完这句话就突然离开座位，默不作声地走出了房间。纪平明白，幽灵的离开并不是因为生气，也不是无缘无故，而是因为他接收了世炎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纪平需要解读的是“眼神”的真正意味。但聪明的教授不需要去折腾脑袋就能立刻想明白，因为世炎正在积极地拉近和他的距离，因为这两位有能力在萧龙星球掀起巨浪的大人物正在上演着一场伪君子 and 真小人的庸俗





桥段。

世炎诚恳地提醒曾经正直、仁善的纪平如果不配合幽灵族的要求必将遭受惨痛的打击报复。已经离正直、仁善越来越远的纪平很快打断了世炎的“诚心诚意”，因为他在接受了幽灵的美食后——不，在他不再沉默而泄露了第一个“讯息”之后——就已沦落成了幽灵的走狗。无论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自己的选择，他不想反悔。昨晚他在深深的痛苦之余，思考了今天的行动计划。他先把才离开了一会儿的幽灵叫回来，然后开始按照脑海里早已形成的计划进行指导。

不知是对纪平的计划有所质疑还是不认同，世炎和干已的面容随着纪平的话语渐渐凝重。

“大白天的就行动吗？”干已盯着纪平，好像在质问一个不信任的人。

“你担心什么？”纪平反问。

干已的脸阴郁起来。“我担心什么？你是在说笑吗？我当然是担心萧龙种族！目前这个世界还是他们的，不是我的，还不能由着我随心所欲。”

纪平站起来，走到窗帘前，迅速而有力地将它拉拢到右边。他背对着世炎和干已，是在逃避他们的目光吗？他太明白了，他逃避的是自己的目光！当刺眼的阳光穿透他的身躯，笼罩他身后的一切时，他迎向更广阔的天地，而无须在阴暗、禁闭的角落里审视自己的内心。他突然意识到，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早已为这一时刻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似乎他十分期待这坠落的时刻。

“放心吧，我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也在那里建起了阶梯，即使是大白天我们也能上去。”纪平缓慢地说。他转过身来，背对着阳光，目光坚定地盯着幽灵的脸。他太明白了，这种决心不是瞬间形成的，而是很久以前就已开始酝酿。他嘲讽自己从一开始就是个伪君子。

当太阳升至天空的中央时，他引领着一群巫师和幽灵来到了“阶





梯”里。那是一套两居室的平房，有设备齐全的浴室、厨房和摆放着几个花盆的阳台。

在远离城市的空地建起这么一座孤零零的房子不会引人注意并觉得奇怪吗？当然！所以纪平曾被政府人员质询过，而他的回答和他的房子一样的奇怪：“我已经买下这块地，我爱干嘛就干嘛。如果这里不能盖房子，为什么要把地卖给我？难道土地不是用来盖房子的吗？也许我就喜欢远离城市腐蚀耳朵的嘈杂，一个人待着享受孤独清静感。”为了让这些贪婪的目光消失，他递出一个装有价值五千萧龙数支票的信封。

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不是在逃离声音，而是在研究“声音”，一个阻挡不住的声音。他一直都能听到，他觉得他从出生开始就能听到，也许在母亲的肚子里也能听到。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声音，等到他长大而意识到这是不正常的声音时已没人相信他，于是他只能沉默地独自倾听。再长大一点儿，一味地倾听而不能回应太过孤独，于是他决定研究和寻找声音的原因与来源。他很庆幸自己很早就有了这个决定，因为不知是随着他的年岁慢慢增长还是随着他的研究慢慢深入，声音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他研究出来了吗？他寻找到了吗？他不能确定，因为他还没有踏上通往“声音”的阶梯就被关进了“地狱”里。

现在，他终于要踏上“阶梯”了！

预想不到的变化是，他不是独自一人，身边多了他非常不喜欢的同伴。

“就是这里！”纪平对同伴们说。

“这里？这座房子？”干已用质疑的目光扫视着属于世俗的一切。

“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不上去，但如果是我一个人上去绝对没有能力帮你拿到你想要的。”

纪平很想给幽灵一个厌恶的眼神，但他没有。他只是专注地望



着可透视天空的屋顶。因此，他没有觉察到世炎和干已之间的眼神交流。可是，这对他还有何意义呢？当然，他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完全被操控的机器人，他因为就要看到“声音”的真实面目而内心激动不已。他甚至忘记了他是被逼的，像一个渴望外面世界而决定离家出走的孩子般兴高采烈地开始装备行囊。他从一个柜子里拿出各种材料制成的各式各样的物体，将它们在房间中央组装起来。

默然旁观的世炎和干已诧异着纭平的狂热情绪，也诧异着金属、石头、木头、植物等来自自然界的种种物质融合为一体。他们都感觉到了，这些物质的共同点就是散发着强烈的魔力。同时，他们都为这个狂热分子竟然收集了这么多稀世珍宝而感到震撼。

然而，更令人震撼的精彩好戏永远在后头！

那“四不像”的组合体在纭平的操纵下朝空中射出了一道五颜六色的光束，犹如炫目的彩虹。纭平的嗓音因异常的情绪而变调，询问巫师和幽灵是否决定跟随他一起突破人类世界的束缚。人类怎么会拒绝彩虹的神秘魅力呢？！世炎和干已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他们需要多少士兵去征服陌生的国度。可是，知道答案的那个人没有回应他们。纭平已经忘记或是不在乎现在的目的了，最初的渴望充斥着他的脑海——去探索神秘的声音的国度。世炎和干已为了能够确保他们的目的得以实现，下令所有的精兵强将随他们一起征战。于是，空旷的土地上一座不大的房子里几乎塞满了巫师和幽灵，像一个避难所般，空气变得稀薄，呼吸变得沉重。突然，“彩虹”的最远端传出了有节奏的蹄声！当一只无法辨别的动物从浓厚的云朵间冒出来，奔跑于多彩光束中，越来越近时，人类的心持续波动着，因为那蹄声的制造者完全是纭平那多种物质组合而成的“四不像”的生命体。它似乎是被自己在人间的塑像召唤来的！

生命体的“四不像”在“彩虹”的中心站住了。

“来自于人间的召唤……”它突然开口说话了，声音清晰、厚重。





所有巫师和幽灵都看着纪平，期待这位奇迹创造者的回应。他们心里都有这样的疑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个什么东西？但他们都沉默着。虽然他们不知奇迹会以何种方式显现，但他们是为了奇迹显现而来，自然不会惊慌失措。

“您就是天空和大地之间的使者？”纪平仰望着高处激动地问道。

“你想干什么，人类？”

“这些魔力是献给您的，使者！”

“‘无功不受禄’——你们就是如此描绘你们丑陋的嘴脸的。我承认这些食物非常具有诱惑力，但你绝对不是无偿奉献，必定有所求。”

“我从小就能听到一个声音，我相信那来自天空，希望您能帮助我到这‘声音’的世界里看一看。”

空中的“四不像”使者没有及时回应，这种突然的沉默似乎在说明它正认真地考虑人类提出的交易。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虽然地上的人类觉得等待并不短暂），它清晰、厚重的声音再次响起：

“好吧，这不是过分的请求，我接受你奉献的魔力，回报是让你进入你所听到的‘声音’的世界。但是，你不能待在那里太长时间，我最多只能给你一个小时。不过，你不能带着那么多的围观者，这会让我损耗不必要的魔力，给我造成麻烦。”

麻烦？这时，纪平不得不意识到他那最初的单纯目的早已被功利的目的所支配了。他瞥了一下世炎和干已的神色，特别是幽灵可怕的阴郁气息让他不得不胆战心惊地向高处提出过分的请求。

“可以让他们和我一起去吗？”他小心谨慎地问。

“四不像”回应得非常迅速：“你在开玩笑吗？你打算带一个军队进驻天空吗？贪婪的人类难道连天也要垂涎吗？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你们头顶的资源不是你们能支配得了的，既不能当成食物填饱肚子，



也不能变成金钱让你们挥霍，更加不会闪耀着光芒让你们显得很有面子。”

不知如何是好的纪平再次将目光投向世炎和干已，那两个人正盯着他，特别是那双绿眼睛露出坚决的神气，甚至带着挑衅的样子。苍天啊，与其跟人类沟通不如跟您沟通，与其哀求人类不如哀求您！纪平暗暗哀叹，然后抬起头说：

“请通融一下，不需要所有人都去，您觉得最大的限度是多少。”

“四不像”似乎不需要考虑，很快回答：“胆小懦弱是人类的可悲！就那两个人吧——你非常害怕，不敢正视的那两个人。最痛苦、最可怕的事莫过于跟人类讨价还价！你已经得到了最大的回报……”

“四不像”的嘴巴继续张开着，迅速地将美丽炫目的魔力“彩虹”吸进体内。就在眼前的人类目瞪口呆时，它的声音潜入它选中的三位幸运儿的耳朵里。根据它的指示，纪平、世炎和干已闭上了眼睛。那些没有得到指示而没有闭上眼睛的巫师和幽灵看到的是遥远的太阳正快速地逼近，强烈的光和热绝对不是人类血肉之躯所能承受的，奇怪的是他们虽有强烈的意识想要闭上眼睛避免伤害，但双眼就是不受大脑的控制依然睁得大大的，似乎它们已经不属于他们，似乎它们最渴望的是自我毁灭。当太阳和他们之间没有距离时，他们就失去了意识。

无论是闭着眼睛的人还是失去了意识的人，都没有看见“四不像”从嘴里吐出一团又一团云朵堆砌成连接大地和天空的阶梯。

“你们可以睁开眼睛了。”

听到来自天空的声音的指示后，焦躁等待的三个幸运儿非常迅速地睁开眼。他们震惊于眼前的景象。

“他……他们怎么了？”世炎问道。

“死了吗？”干已脑海里最先冒出来不确定的答案。

“他们的记忆被消除了，只是沉睡而已。”天空的“四不像”回答，“这条云梯会带你们进入你们想要进入的世界里。记住，一个小时后





云梯就会带你们回到地上，如果你们拒绝回来就等于自断活路。好自为之，人类！”

“人类”这两个字还在空中游荡时，“四不像”就消失了，唯一证明它曾出现过的是远逝的蹄声。

还需要犹豫吗？当然不！纪平率先踏上云梯，紧跟着的是世炎和干已。根据他们的认识，天空是遥远的，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他们丝毫也没有回头瞧一眼的想法，只是以力所能及的速度向上行进。他们每离开一个云阶，这个云阶就会马上消失；仅几个云阶后，他们就已经离地面很远了。如果这时候，他们的目光朝下望，就会发现俗世显得非常渺小而模糊。然而，他们的身躯虽离开了俗世，但内心却不愿意丢掉俗世里产生的念头。

“只有我们三个人怎能敌得过你的‘声音’？”干已十分不高兴地说，“我可不是为了开开眼界……”

“你们很清楚，根本不能和‘四不像’对抗，只能顺从它。如果因此你们得不到你们想要的，你们会放过我吗？”纪平问道。

“你觉得呢？”干已的声音完全没有友善的意味。

“你们不会！如果我没有把握，我是不会带你们来这里的。你们只要听我的指挥，不要吝啬魔力，不要袖手旁观，该战斗时就战斗，我保证你们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声音’——不，正确的称呼是：鸟灵。”

纪平的脸上正浮现出诡异的笑容，一个精心策划许久的阴谋即将得逞了，他突然再次感觉到自己其实是个伪君子。他知道只要收集到大地上各种有魔力的物质组合成“四不像”的样子就能将“四不像”吸引出来，他知道“四不像”垂涎魔力就如人类渴望金钱和权力而愿意交易，那么，他怎会不知道“声音”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有人这么干过，所以他才能研究出来、寻找出来。由于他还没有亲身经历，所以可以假装不知。可是，他在那虚伪的面具背后一直打着鬼主意——这有何不可呢？每个人，即使是大善人，都在心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邪

